

观海堂藏书流传考 *

鲁 颖

内容提要 观海堂藏书是清末杨守敬的私人收藏,被民国政府收购后分别拨予松坡图书馆与北平故宫博物院。松坡图书馆主要集中了杨氏藏书的经部、丛书及佛经,1949年归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更多地保留了杨氏藏书的精华,曾随故宫文物南迁,现主要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仅余存史部目录类等三十余部。本文通过目录比对、档案检索、库房调查等方式,全面考察观海堂藏书的流转及现存情况。

关键词 杨守敬 松坡图书馆 北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 国家图书馆

观海堂藏书是清末杨守敬的私人收藏,多由日本带回,有大量中土罕见之珍本汉籍,这些书籍曾先后度藏于他的黄州邻苏园和武昌菊湾的观海堂内,故学术界称杨守敬的藏书为“邻苏园藏书”或“观海堂藏书”。由于杨守敬在金石、地理、目录、书法等方面均有建树,因此历年来关于其研究的文章层出不穷,既有专题研究,也有综合研究。在有关观海堂藏书的研究中,台湾赵飞鹏的《观海堂藏书研究》^{〔1〕}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中央”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为考察对象,较为详细地论述了杨守敬藏书始末,观海堂藏书的特色及保存现状。但由于该文写作时间为1985年,时两岸缺少学术交流,关于北京图书馆藏书仅是推测,也不了解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存留,因此研究尚不够全面。关于观海堂藏书的流传情况仅有常凤香所撰《杨守敬的藏书及其下落》^{〔2〕},但所述甚略。郝志群^{〔3〕}和邹华清^{〔4〕}两篇同名博士论文《杨守敬学术研究》全面论述了杨守敬的学术活动及其成就。尤其是郝志群先后发表多篇文章^{〔5〕},但对于观海堂藏书的流传所述则较少,且有臆测说法,如认为观海堂的一些

* 本文为故宫博物院科研课题《故宫博物院藏中日交流汉籍研究》研究成果之一(课题编号:KT2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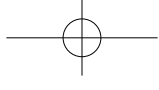
〔1〕 此文原为赵飞鹏1986年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杨守敬之藏书及其学术》,后被《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十册所收,改名为《观海堂藏书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12月。

〔2〕 常凤香:《杨守敬的藏书及其下落》,《文史知识》1999年第3期。

〔3〕 郝志群:《杨守敬学术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5月。

〔4〕 邹华清:《杨守敬学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4月。

〔5〕 郝志群:《八十年来(1915-1995)杨守敬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2期;《论杨守敬在目录学方面的主要成就》,《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杨守敬传略》(上)、(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5期;《杨守敬藏书中的和刻本汉籍及其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副本留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武茂昌《杨守敬藏书目的整理与研究》^①，通过比对十余部杨守敬藏书书目，整理出一部新的《观海堂书目》，便于了解杨氏藏书的全貌，但作者主要以书目的著录为依据，而各个书目对于同一部书的名称、版本、册数等记载有所偏差，导致统计的数量并不完全准确。作为观海堂藏书的主要收藏地，台北故宫博物院吴哲夫、吴璧雍、许媛婷等人的研究颇具代表性^②。吴哲夫在文中提到：“政府收购之后，将其藏书，分归松坡图书馆及‘国立’故宫博物院两处保管，前者随神州蒙尘，其详情已不可得知。据说松坡图书馆经营不善，所得之观海堂藏书，能否完整无虞，颇堪置疑。”可见其对于大陆的收藏，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遗留缺乏了解。吴璧雍女士对于观海堂医书的来源、版本、价值作了全面介绍。许媛婷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101部小学类图书为基础，进行了深入详尽的调查研究，用力颇多，尤其是分析出了赴日访书时小学类藏书所占比例及这些藏书的版本价值，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杨守敬藏书的构成提供了参考。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朱赛虹女士《观海堂藏书与日本汉籍的回传》一文^③介绍了杨守敬日本访书情况，并以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几部观海堂本为例，论述了汉籍在日本的流传、刊印情况。齐秀梅等编著的《清宫藏书》^④中专有“观海堂藏书”一节，对其访书藏书情况作过全面的概述，尤其指出有十几部日本抄本目录书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作为观海堂又一重要收藏地的国家图书馆，却鲜有人对此有过专门论述。鉴于目前为止，对于观海堂藏书在杨守敬去世后的流传脉络及现存情况，学界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掌握，因此本文以国家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藏档案、书目等资料为基础，进一步梳理和考证观海堂藏书的概貌、流向及主要馆藏的分布情况，尤其是经过深入考察、对比，厘清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观海堂藏书的存留状况，将之公诸于众，以飨学界同好。

一 观海堂藏书的来源与流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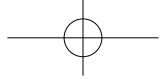
杨守敬既无家学渊源，又非生于藏书世家，其藏书之丰皆凭一己之力。观海堂藏书除他在国内收集的古籍外，其主体是由日本带回的汉籍珍本。1880年，杨守敬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东渡日本，日本时值明治维新，崇尚西学，鄙弃汉学，杨守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日本友人的帮助，以购入、交换、借抄、影印等方式，得到了若干官库秘阁之罕见珍本以及幕末考据学者的旧藏汉籍。杨守敬在日本四年，搜得书籍的确切数量一直没有定论，但他日本访得古籍的质量一直得到学界的推

① 武茂昌：《杨守敬藏书目的整理与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4月。

② 吴哲夫：《杨守敬与观海堂藏书》，《故宫文物月刊》1989年第4期（总第73期）；吴璧雍：《杨守敬与国立故宫博物院藏观海堂医书》，《故宫学术季刊》第21卷第4期，2004年；许媛婷：《杨守敬东瀛访书及其蒐成果——以国立故宫博物院观海堂小学类藏书为探讨对象》，《故宫学术季刊》第31卷第1期，2013年。

③ 朱赛虹：《观海堂藏书与日本汉籍的回传》，《紫禁城》2003年第3期。

④ 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月。



崇。日本学者高桥智曾说：“杨氏藏书在量和质上都非同一般，即使说其带走了日本汉籍接受文化的大半也不为过。”^{〔1〕}

光绪十年(1884)五月杨守敬由日本回国，所获书籍亦舶载而归。由于他已被任命为黄州儒学教谕，书籍也运到黄州，所居因邻近东坡雪堂，故名园“邻苏”，他晚年也自署“邻苏老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杨氏任武昌勤成学堂总教长，在武昌菊湾建观海堂书楼，将藏书移至武昌，此后学界一般多以“观海堂”命名杨氏藏书。辛亥革命爆发后，杨氏避居上海，其藏书幸得日本友人寺西秀武恳请都督黎元洪张贴告示，予以保护，才免于兵祸。1912年，因校订《水经注》之需，杨氏将藏书移运上海。1914年，杨氏任北洋政府顾问及参议院参政，乃由政府出资又将藏书北运。1915年，杨氏中风去世，其后人欲将观海堂藏书出售，时任教育部长的傅增湘极力推动当局以七万余金将这些珍宝购为国有，度藏于政事堂。

杨氏的藏书在其生前身后即多有散佚，辗转流传，去向已难以追踪。杨守敬在《日本访书志》中记载，在政府收购前有将书赠予或出售给张之洞、缪荃孙、章硕卿、李盛铎等人；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的《邻苏园藏书目录》中有杨家卖书给北京萃文斋、富古堂及傅增湘、张石铭等的记载^{〔2〕}；1939年，杨守敬子勉之将售余的通行本6903册图80幅出让给湖北省图书馆^{〔3〕}；《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4〕}记录有杨守敬题跋本20余部；据赵飞鹏调查，台湾“中央图书馆”也收藏有杨守敬题跋本20部。

二 知见的杨守敬藏书目录

现存杨守敬藏书书目，除了后来分拨给北平故宫博物院的经故宫图书馆整理刊印出版外，其余都是手抄本的形式，且抄录时间、抄录者均没有记载，现散藏在各个图书馆，书目顺序不尽相同，并没有一部正式通用的书目，现将几部主要书目列举如下。

1. 《邻苏园藏书目录》 湖北省博物馆藏 抄本 十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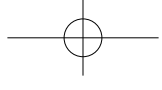
此书目是杨守敬之孙上世纪六十年代捐赠，以“邻苏园”专用稿纸抄写，未注明编撰者，笔迹也非杨守敬所书，但有少量杨氏批注，全书分为书籍部、碑志部、佛经部、字画部，大量碑帖、字画类为杨氏其他目录所不载。经统计该目录，共著录书籍4600余部，记事年代最晚至民国三年，有“杨三少爷经手卖于他人”字样。该目录中有因核对或其他原因出现的不同颜色圈点，其中一些重要版本

〔1〕 [日] 高桥智：《古籍流通的意义——善本和藏书史》，《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

〔2〕 湖北省博物馆编：《邻苏园藏书目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11月。

〔3〕 前揭《清宫藏书》页58。

〔4〕 王宝平主编：《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



加盖了朱印。此部书目应为杨氏家藏所用书目，2009年湖北省博物馆影印出版了该本书目，是目前最为全面的一部杨守敬藏书目，之前未见学术界引用。

2. 《邻苏园书目》 国家图书馆藏 抄本 一册

格纸抄写，半页八行，每行二十格，中缝有“邻苏园”字样。卷首有墨笔书：“此从敝藏古书簿中录出，未及半而上，其中亦不尽异本。以原薄但据书橱抄写，未分古本、时本也。”未署名。从语气和字迹上判断，这段题记可能系杨守敬所批。此页右上方铃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印，表明曾为郑振铎收藏。经统计，共著录杨守敬藏书641种，2632册，以经部和医书为主，仅著录书名、册数，有些书名上方有杨氏所批“古抄”、“宋本”、“影宋”、“旧本古刻”、“元本”等字迹。此书目可能是经杨守敬之手编订的邻苏园藏书善本简目。

3. 《观海堂书目》 国家图书馆藏 抄本 六册

六册封面上分别题有观海堂书目第壹、贰、叁、肆、伍、陆册，第六册封面另有墨笔题“此系杨氏所编书目”，不知何人所批。著录分类、书名、册数、卷数、作者、版本，不按四部分类，以千字文排序，从“天”到“息”，有墨笔校正，经统计，共著录书2398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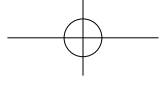
4. 《观海堂书目》 国家图书馆藏 抄本 一册

无版式，半页约十行。封面无题名，首页第一行题有“观海堂书目”，用两种纸装订而成，顺序大致依四部，先后著录书名、册数、卷数和版本，版本以日本和宋元本为主，著录书2012部。

5. 《观海堂书目》 国家图书馆藏 抄本 六册

半页八行，红格，自上而下分为六栏，分别著录千字文号、书名、册数、卷数、版本、匣(箱)数。千字文顺序，有一字一书，也有一字数书不等。经统计，全书共著录藏书4260部41470册又38卷58张。第一册封底贴有“上海九华堂制笺”之信纸，上有傅增湘手记：“查书目所列，按其字号次序，若干本，若干卷。符者，在簿上加圈识；不符者，注于各部下。查毕，仍按次序归箱柜。满一箱柜后，即加贴封条。逐日运去。拟查书办法，请查核。沅叔记。”书目中有许多册数经墨笔修改，有的注明“查无此书”，有的重新抄写书名贴于原处，傅增湘手记虽未署日期，但从语气可知，应该是指1915年杨家后人卖书给北洋政府后，由他主持接收所进行的核查。

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邻苏园书目》，抄本一册，前半部为《论语注疏》、《太平圣惠方》等书的题跋或序，后半部为卖书清单，共计卖书55种；《杨惺吾藏书清册》钞本一册，著录杨氏藏书400余种，多为善本。以上这些书目都是在卖给政府前抄录，抄录时间和用处不一，且杨氏过世前一直还有买入、转赠、出售等行为，故无通用本。据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傅增湘批跋的六册《观海堂书目》统计，截止收购时，观海堂藏书共计41470册又38卷58张，这应该是杨氏藏书收公前最为准确的数字，所录之书不仅包括日本古抄、古刻本，还有许多光绪末年介绍西学的铅印、石印本，都是杨守敬由日本归国后购进的书籍。杨氏藏书除了少量散佚外，绝大部分被政府收购，后又拨予当时两座重要的藏书机构——松坡图书馆和北平故宫博物院分别保管，现将主要流传情况分别加以详细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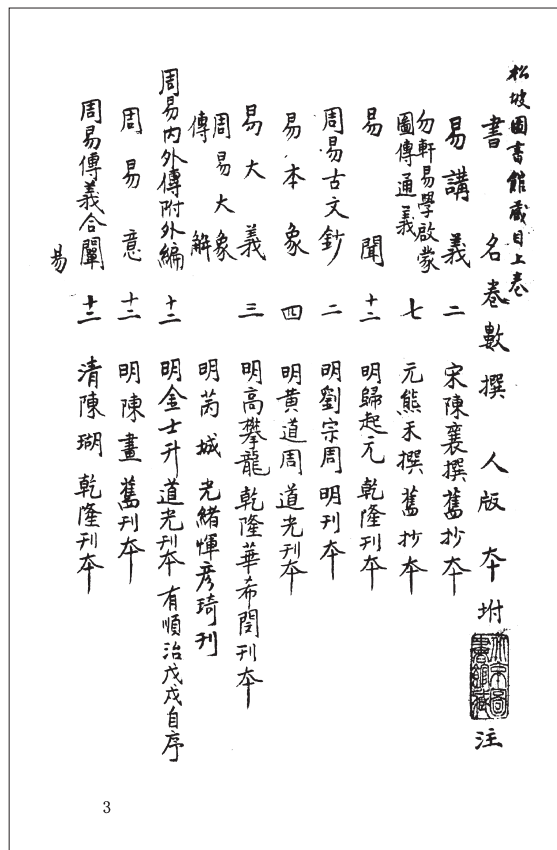
三 政府收购之流向： 从松坡图书馆到北平图 书馆（现国家图书馆）

松坡图书馆是为纪念著名将领蔡锷，由梁启超等人倡议建立的。关于松坡图书馆的筹建，前人已有著述，兹不赘述^{〔1〕}。1918年11月，梁启超呈请将政府所购观海堂藏书纳入松坡图书馆收藏，经继任总统徐世昌同意、国务总理段祺瑞核准，将其中刊本部分（约24000册）拨予松坡图书馆。1924年松坡图书馆正式开馆后，这批观海堂藏书被存放于第一分馆北海快雪堂内，供公众阅览。1949年8月，松坡图书馆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改为北平图书馆分馆，其藏书也自然纳入现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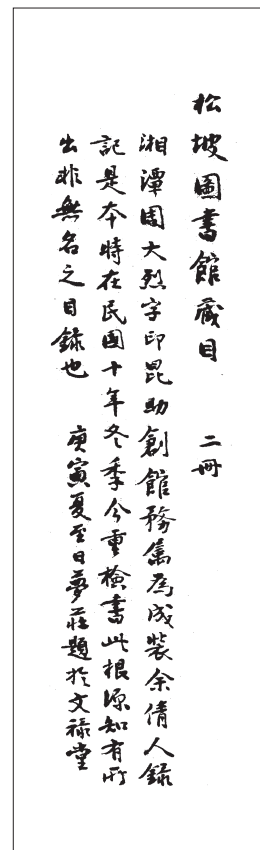
国家图书馆现收藏有两部松坡图书馆书目：

一部为《松坡图书馆藏目》〔图一〕二卷，二册，墨笔抄本，依四部排列，分为书名、卷数、撰人、版本、附注，主要包括清刻本、抄本、稿本，有少部分明刻本，其中还有一部分版本项著录为日本旧刊本，但没有标出是否属于观海堂。由于没有记载册数，只能统计出共6400余部。2008年，国家图书馆曾影印出版了《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3〕}，其中选取的是这部目录，著为民国间梦庄抄本〔图二〕，封面朱笔题记：“湘潭周大烈，字印昆，助创馆务，属为成装，余倩人录记是本时在民国十年冬季，今重检书，此根源知有所出，非无名之目录也。庚寅夏至日梦庄题于文禄堂。”周大烈为蔡锷生前好友，1922年被选为松坡图书馆干事。梦庄即王文进（1894—1960），字晋卿，别号

〔图一〕《松坡图书馆藏目》内页
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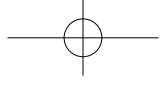
〔图二〕《松坡图书馆藏目》封面
国家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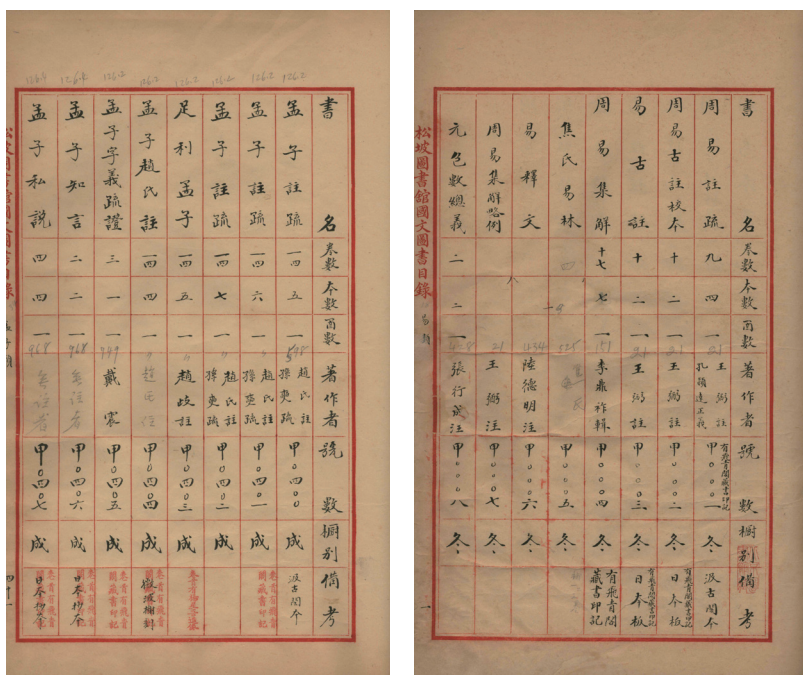
〔1〕 参见宋兆霖：《松坡图书馆发展始末》，《故宫文物月刊》2012年第12期（总第357期）。

〔2〕 1949年9月15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等联名向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同仁颁发奖状，称：“北海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此次将全部藏书赠与国家，且该干事会继承创办人之志20年来经费虽不足，而图书不断增加……此精神实堪褒扬，合行颁给奖状，以示嘉奖，而励来兹。”郭英：《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河南图书馆学刊》2006年4月。

〔3〕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辑：《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14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图三:1、2〕《松坡图书馆国文图书目录》内页 国家图书馆藏



梦庄居士，曾著有《文禄堂访书记》。根据这段题记，此目录编成于民国十年(1921)，观海堂的部分藏书是于1917年冬拨给松坡图书馆，但是该馆直到1924年才正式成立，而此时王文进应也在其兄开设的德友堂，检松坡图书馆历年报告，并未看到王文进的名字，因此这部书目究竟是依何处藏书而编，尚需进一步考证。

另一部为《松坡图书馆国文图书目录》〔图三：1、2〕，九册，朱格墨笔抄本，无编者信息，依书名、卷数、本数、函数、著作者、号数、橱别、备考著录，按四部分类，但缺少重要的版本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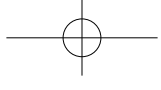
这部书目似为图书馆内部工作目录，

有的空栏处用铅笔补充了信息。但这部书目极为重要的是，在备考一览中特别标明了带有“飞青阁藏书印”和“杨星吾造像”者，有的还加注了“日本板”等重要信息。1922年12月松社同仁在京召开松坡图书馆筹备会，决定聘蒋复璁担任外国文书目编辑，中文书目则由干事何澄一编辑^{〔1〕}。因此这部书目很可能就是何澄一所编的国文图书目录。

经过比对，上述两部书目所著录的书名几乎完全不同，第二部书目有松坡图书馆图书编号，无疑应为松坡图书馆藏目，经统计，《松坡图书馆国文图书目录》里著录有“飞青阁藏书印”、“杨星吾造像”且明确为观海堂藏者，计有经部371部2754册，史部34部342册，子部51部382册，集部7部54册，丛书62种1659册，共计5191册，其中注明为“日本板”者46部，日本抄本10部，明显少于文献记录。

从现存资料来看，当时拨交松坡图书馆的观海堂藏书没有具体的书名和数量清单，目前学界一致认为的24000余册之说应是依据梁启超所撰之《松坡图书馆缘起》，梁记载：“民国七年始购室于沪上，颜曰松社，以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后先死难之灵，政府亦拨予宜都杨氏旧藏图书二万四千余册，中更事变，卒未成立。”国家图书馆现存有松坡图书馆自民国十二年份至二十年份的报告，以及民国时期出版的《松坡图书馆概况》、《松坡图书馆纪事》，这些资料均记有各年份松坡图书馆馆藏中文、外文图书分类及总和，由于松坡图书馆一直接受个人及单位的捐赠，所以图书数量一直呈增

〔1〕 《松坡图书馆概况》：“成立之原始”，1930年1月铜印本。



长趋势，以成立最初的十二年份报告示例[表一]：

[表一] 松坡图书馆国文图书分类表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丛书	佛经	总数
部数	618	541	615	634	139	512函	2547部 512函
册数	4351	7015	3559	4244	5231	4810	29212

《松坡图书馆概况》也称，开馆中文图书部分以杨守敬所藏书为基础。可以说，《松坡图书馆国文图书目录》中所记载的藏书绝大多数应为观海堂藏书，笔者统计这5191册因有明确印记所以被单独标记。以佛经为例，松坡图书馆开馆时就有记载收藏佛经4810册，而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六册抄本《观海堂书目》里面著录有宋本佛经4794册，一册抄本《观海堂书目》著录宋本佛经4560册，因此可以推断松坡图书馆的这批佛经应该就是来自于杨氏所藏。

松坡图书馆合并于北平图书馆后，图书被打乱重新编目，且未有专门的松坡图书馆入藏书目的整理，因此观海堂图书是否全部入藏国家图书馆，有无向外分拨等情况，以及国家图书馆现存观海堂图书的数量都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四 故宫博物院观海堂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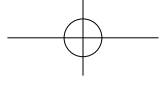
1. 入藏北平故宫博物院

拨交松坡图书馆后剩余的观海堂藏书(约15000余册)，储于集灵囿，后又随同储一处的军机处档案一起入藏故宫博物院。据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档案记载，当初北平故宫博物院函请国务院拨交旧存军机处档案时，也将集灵囿所余观海堂藏书一起拨交。民国十五年(1926)一月故宫博物院理事陈垣致函国务院：“又集灵囿图书馆所藏书籍内多有关清代掌故者，本院成立伊始，宫中旧藏书籍原已甚少，兹拟照松坡图书馆前例，请将该项书籍同时拨交本院，俾供众览并作编纂参考之用。”^①袁同礼在《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序中称：“所余者储于集灵囿，丙寅一月拨归故宫博物院保存，藏于大高殿，为故宫图书馆分馆，己巳冬移于寿安宫专室庋藏，公开阅览。”^②那志良的《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对于观海堂藏书与军机处档案的拨交经过也有详细记载。他说：“这一批档案、图书，运到大高殿之后，档案部分由文献部接管，图书部分派我在大高殿编目。那时，我对图书编目，一无所知，有一位北平图书馆的王先生，时常来指导我。我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到院里签到，然后再到大高殿编目。”^③这位王先生应该指的是王重民。可以看出，这批书入藏故宫的时间和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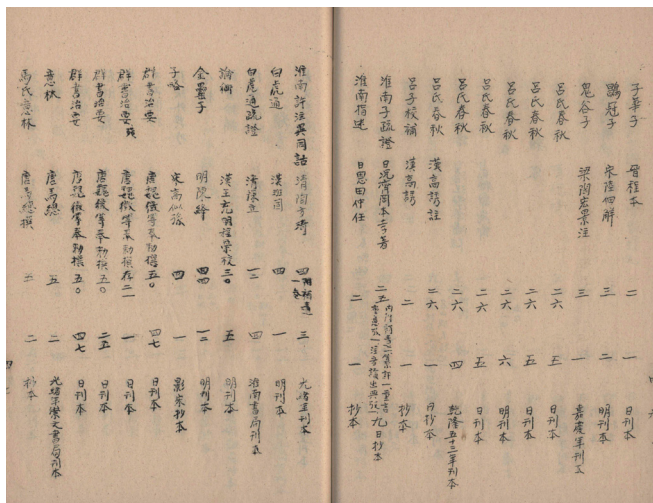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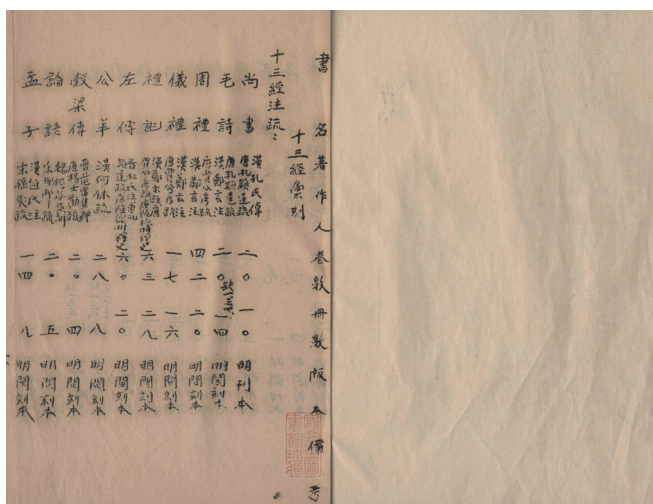
① 《国务院复请派员接洽关于接收档案图书及事由》，1926年1月29日，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jfqgdats100017。

② 何澄一编：《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1932年9月。

③ 那志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页39，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图四：1、2〕《大高殿书目》内页 国家图书馆藏



因都很确定，但是具体的数量都没有提及。

故宫接收的观海堂藏书有详细的目录，除了常用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外，其余还有油印本《大高殿书目》^{〔1〕}以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铅印本《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迁书籍清册》^{〔2〕}（以下简称《南迁清册》）。《大高殿书目》〔图四：1、2〕一册，为手写油印本，非正式出版物，未注明编者信息，分为书名、著作人、卷数、册数、版本与备考，编修时间早于《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更象内部书目，应为那志良所编。何澄一主编的《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是当时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整理出版的一系列藏书目之一，由于当时的人员往往受聘于多处，松坡图书馆的中文书目也是何澄一所编，可以说何澄一掌握了两馆观海堂的收藏情况。《南迁清册》是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装箱清单中的一个分册，因此只有书名和册数两项。比较这三个书目，《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将各丛书所收之书，分别归入各类目之下，有详细的书名，其余两部书目只有丛书总数，而无细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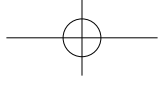
2. 南迁至台北故宫博物院

民国二十二年(1933)起故宫文物开始从北平南迁，观海堂藏书与四库全书、天禄琳琅等宫中秘藏一起被装箱启运，观海堂藏书是作为第三批第九种50箱及第四批第一种12箱，共62箱被装箱运往上海，随后与故宫众多文物一起颠沛流离，最后到达台湾。

从《南迁清册》可以看出，观海堂藏书是在第三批开始装箱的，最先装箱的是宋元稀见旧本、日本古抄本，以及有杨守敬题跋的本子，如遇有同一版本的几部书时，则挑选有杨氏题跋者。装箱的顺序并不是按照《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四部分类顺序，挑选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推测当时只准备南

〔1〕 [日]长泽规矩也将此本目录著录为：“书名亦未题。系杨守敬旧藏书。在故宫博物院分馆景山内大高殿时，由该馆所编印之书目。以誊写版流行。揭示书名、作者、卷数、版本、备考，分“四库”。但首立十三经汇刻，末立丛书各一类。参照下项。民国十五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油印本。”[日]长泽规矩也(梅宪华、郭宝林译)：《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页68，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

〔2〕 《关于本院图书馆南迁书籍清册》，1928年7月，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jfqggsdats100121。



迁运送一部分，前期装箱以医书、经部为重，有的同名不同版本者被分散装箱。但从第四箱起便基本按照《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顺序全部进行装箱，仅有少部分书的分类与该书目存在出入。最后的几箱。则集中装入之前遗留的部分。笔者根据《南迁清册》所列册数统计，总数应为15539册。根据那志良先生记录，文物装箱时观海堂藏书共62箱、15500册，抵台后清点共58箱，15500册^①，数量未变，箱数有所调整。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布官方数字，现藏有观海堂1634部，15491册^②。三方所记观海堂藏书数字存在少量出入。台北的收藏仍以“观”字号排列，保留历史原貌。

笔者在对比《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南迁清册》、《“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以及在台北故宫网站善本古籍库的检索资料时发现，一些书著录的册数存在偏差[表二]。

〔表二〕台北故宫藏观海堂册数校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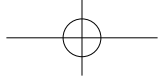
书名	《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	《南迁清册》	《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 台北故宫善本古籍资料库
汲古阁刊本晋书	16	26	26
日宽永本前汉书	55	50	50
日钞本古京遗文	1	2	2
光绪摹印本陶斋古金录 一册	1	8	8
日钞本常山贞石志钞	8	1	1
日翻本黄帝内经素问	8	4	4
日文政本伤寒广要	12	4	4
明万历本针灸大成	1	10	10
日本影宋本备急千金要方	36	34	34
日刊本是斋百一选方	3	5	5
仿宋钞本苏沈良方	1	2	2
日刊本外科精要	1	3	3
光绪年宏达堂本艺文类聚	49	40	40
日刊本六家文选	20	21	20
明刊本文章正宗	2	12	2

此外还有部分书，在《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中没有记载，但是出现在《南迁清册》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中，疑为之前编目所遗漏，共计15部48册，特将书名与台北的文物号列出，以供参考：

日刊本和名类聚抄1册	故观3965	日刊本和名类聚1册	故观3966
日钞本天竺字源5册	故观1015—1019	明刊本风俗通1册	故观5514
日刊本残仪兵的1册	故观6407	明刊本遵生八笺12册	故观2561—2572

① 那志良：《故宫四十年》页49、56、121，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8月。

② 吴哲夫、吴璧雍、许媛婷的文章都称台北故宫的观海堂藏书数量为15491册。



日钞本换骨抄1册	故观13864	日刊本吕氏春秋5册	故观8124—8128
光绪印本红楼梦图咏4册	故观12524—12529	缪荃孙本常州各家词2册	故观10446—410447
日刊本东大寺献物帐1册	故观10495	日钞本瓦合亭杂钞6册	故观10529—10534
日旧钞本碣石调幽兰 1册	故观12254	日钞本碣石调幽兰1册	故观12255
孙氏冶城山馆本续古文苑6册	故观1893—1898		

台北故宫博物院保留了观海堂藏书中的精华部分，日本古钞本、卷子本多集中于此，特别是杨守敬从日本带回的医书，几乎全部入藏。以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底账记载，现有数字15491册，但是最终准确数字还需其文物账目全部公开才能获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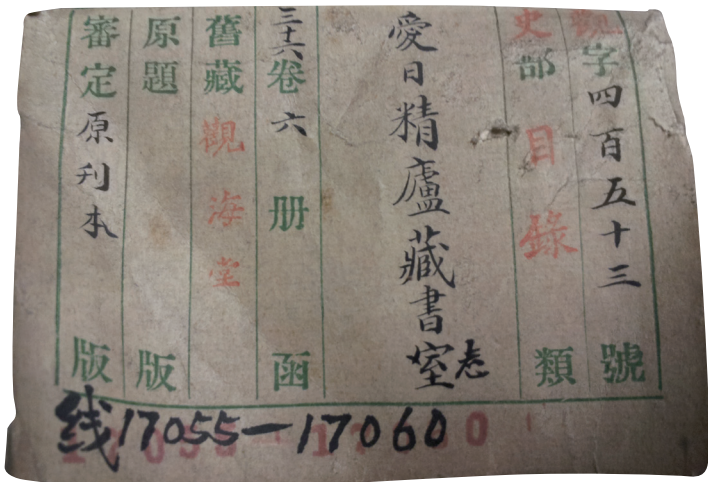
3.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存留

故宫博物院接收的观海堂藏书当年并未全部迁台，这一情况少为人知，而所遗留的种类与书目也一直没有准确的数字。在相关的研究中，有的没有提及北京故宫，有的认为是副本被存留下来^①。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一直以来也没有进行过详细的调查，有时甚至还将之和清宫旧藏混淆。例如2002年故宫出版的《清宫藏日本文物展》图录中，便将属于观海堂藏书的《策竹堂书目》、《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标注为清宫旧藏。

目前，由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观海堂藏书数量不多，未能保留之前的独立编号，与

其他图书一起混藏于不同库房，编为其他文物号，有的书名亦有所改变，因此想要厘清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观海堂藏书的种类与数量，就必须依靠书目及近四十万的账目档案进行比对。截至目前，经书目调查和经库房查验，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观海堂藏书共37部255册，主要集中在史部目录类，且多非副本。《故宫所藏观海堂书目》的史部目录类，除了《子略》、《经义考》、《小学考》等几部因划归部类发生变化随迁入台外，其余均被留在北京。据院藏档案记载：“善本书库，所藏书籍已装箱南迁，今只存残本书壹种壹册，钞本书伍种贰拾贰册并伍卷，钞本图陆种捌册及参考书叁拾部壹佰玖拾册，又佛经书影二十包。”^②所指应该就包括观海堂藏书，“参考书”可能即指这批目录类藏书，此外还有经部、医书、文集各一部。这些书有的保留有民国旧签〔图五〕，旧藏处钤有红色“观

〔图五〕观海堂旧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① 郝志群《杨守敬藏书中的和刻本汉籍及其价值》文称杨氏藏书的副本仍留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② 《关于本院易院长任内图书馆移交清册》，1933年，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jfqgdata1000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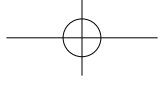


海堂”印记，有观字号；有的扉页粘有杨守敬七十岁小像^①；有的铃盖“杨守敬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飞青阁藏书印”等藏书章，一望便知为观海堂藏书。目前这些书已不保留观字号，分散在刻本库、抄本库及普通古籍库房，现将这批观海堂遗留书列举如下[表三]：

[表三] 北京故宫博物院存观海堂藏书

书名	版本	册数	书上藏印
重辑周易音训二卷六艺论一卷 读诗涉笔一卷	抄本	1	“飞青阁藏书印”
春秋谷梁传集解十二卷	古逸丛书单行本	2	“星吾校字监丞督印记”
崇文总目辑释五卷	日抄本	5	“森氏”、“弘前医官澁江氏藏书记”、“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
郡斋读书志二十卷续志二卷	光绪十年刻本	10	“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
史略八卷	古逸丛书底本	5	“蒹葭堂藏书印”、“木氏永保”、“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浅草文库”、“昌平坂学问所”
蒙竹堂书目	日抄本	2	“森氏”、“弘前医官澁江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
万卷堂书目一卷	道光年抄本	2	粘杨守敬小像、“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守敬印”、“飞青阁藏书印”
澹生堂书目不分卷附澹生堂书约一卷庚申整书小记一卷庚申书略例四则一卷	日抄本	7	“飞青阁藏书印”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考证存九十八卷	重刻武英殿聚珍本	61	“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守敬印”、“飞青阁藏书印”
绛云楼书目二卷	日抄本	2	“森氏”、“弘前医官澁江氏藏书记”
也是园书目十卷	日抄本	2	“森立之”、“森氏”、“弘前医官澁江氏藏书记”
曝书亭青纶馆宋元人集目	日抄本	1	“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
结一庐书目四卷	晨风阁本	1	“朱师辙观”
滂喜斋宋元书目一卷	晨风阁本	同上合为1本	“朱师辙观”
潜采堂书目四种	晨风阁本	1	“朱师辙观”
艺芸精舍宋元书目一卷	晨风阁本	1	“朱师辙观”
浙江采集遗书总录十二卷	清刻本	12	“飞青阁藏书印”
天一阁书目四卷补遗一卷天一阁碑目一卷附录增	嘉庆十三年文选楼刻本	10	“飞青阁藏书印”
爱日精庐藏书志三十六卷续四卷	道光年刻本	6	粘杨守敬小像、“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

① 杨守敬藏书扉页所粘小像为杨氏七十岁照片，照片右上角铃“星吾七十岁小像”、左下角铃“杨守敬印”，形式统一，用于多种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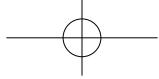


（续表三）

海源阁书目一卷	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氏师卹室刻本	1	“朱师辙观”、“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
函宋楼藏书志一百二十卷	光绪八年十万卷楼刻本	32	粘杨守敬小像、“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
善本书室藏书志四十卷附录	光绪二十七年钱塘丁氏刻本	12	“朱师辙观”、“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
如园架上书钞目四卷	光绪二十四年嘉平月如园刻本	2	“朱师辙观”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十六卷	宣统元年铅印本	10	“朱师辙观”
古文旧书考四卷附古今书刻一卷	明治十八年东京民友社铅印本	4	粘杨守敬小像、“宜都杨氏藏书记”
日本国见在书目证注十一卷	日抄本	5	“飞青阁藏书印”
经籍访古志六卷附补遗	光绪十一年日本铅印本	6	粘杨守敬小像、“杨守敬印”、“邻苏老人”
汇刻书目外集六卷	文政三年京都庆元堂刻本	6	“激素飞青阁藏书记”、“飞青阁藏书印”、“朱师辙观”、“益堂藏书”、“东京买书、裹神保町、文林堂、达磨屋五一”
近代著述录不分卷	日本万笈堂刻本	5	“飞青阁藏书印”
槁中镜一卷	日抄本	1	粘杨守敬小像、“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扫叶山房藏书”、“不羁斋图书记”
古刻书跋前集不分卷	文政二年刻本	1	粘杨守敬小像、“杨守敬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
舶载书目通览不分卷	日抄本	15	“星吾海外访得秘笈”、“飞青阁藏书印”、“庆元堂”
群书类丛目录一卷续二卷	日刻本	3	“飞青阁藏书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泽屋书记”
昌平番外书目十七卷	日抄本	2	“飞青阁藏书印”、“杉恆蓀珍藏记”、“梅堂藏书”
大师御作书目录一卷	日抄本	1	“杨守敬印”、“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笈”
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附指南总论三卷诸品药石炮制总论一卷和剂图经本草药性总论二卷	享保十五年东都书林西邨又右门卫刻本	12	粘杨守敬小像、“东井文库”、“飞青阁藏书印”、“宜都杨氏藏书记”
建安七子全集	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6	“朱师辙观”、“飞青阁藏书印”

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观海堂藏书有一个区别于其他藏馆的共同的特点，就是很多书的首页都钤有方形朱印“朱师辙观”。关于这方印的来历，赵飞鹏先生曾记述：“朱氏曾于民国十五六年间，参与撰修清史工作，或许即是当时借阅国务院档案资料时留下的（因观海堂尚未拨交故宫）。以公藏书而加盖私人印记，实在有欺世盗名之嫌，特在此表而出之。”然笔者在查阅相关档案时发现，在观海堂与军机处档案拨交故宫不久，国务院就以故宫将档案存于大高殿并未清查，日久散佚为借口，致函索要，交由清史馆派员保管，国务院派员收回^{〔1〕}。这是当时国务院借机打击故

〔1〕 《请将所存留军机处旧档交由清史馆派员保管由》，1926年5月28日，故宫博物院藏。档案编号：jfqggdats100021。



宫博物院的一次行为。1926年7月，国务院内阁会议通过改组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保管委员会”的议案，要求故宫博物院将所辖物品点交，后又不了了之。故宫博物院现藏档案中还保存有《函聘朱师辙为清史馆图书点查员》的文档，当时故宫博物院、清史馆等机构人员交叉任职，因此朱师辙加盖的这些印章，应该就是其在点查图书数量时所钤盖，我们也不必苛求于前人。

五 结 语

相比清代许多私家藏书的流失毁散，观海堂藏书无疑是幸运的，由于政府行为的介入，又分藏于颇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从分藏的种类来看，松坡图书馆主要以经部、丛书为重，这可能是考虑到公众阅览、学术研究的需要。松坡图书馆的收藏，由于并入国家图书馆，考证较为困难，这一部分的藏书的文献价值与保存现状，还需进一步调查。拨交北平故宫博物院的藏书则在版本上更胜一筹，尤其是从日本带回的医书，全部入藏。南迁至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批藏书，由于流传有绪，保管颇佳，受到学界较多的重视；留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三十余部观海堂藏书，尤其是十余部日抄、日刻目录书，据作者所知仅见于该院，对于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日本汉籍流传状况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于观海堂藏书的全面研究，需要两岸的合作与共同努力。本文希望通过对杨守敬观海堂藏书流传脉络的考察，尤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观海堂藏书目录的公布，方便学界更为全面利用、研究这些清末具有特色的私人藏书。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书画部]

（责任编辑：宋仁桃）